

凡塵曉遇
專欄

大地上的鄉親

□李曉

我和老胡躺在森林裡一棵大槐樹下，吸飽了明亮陽光的葉子發出寶石一樣耀眼光澤。從枝葉縫隙一眼望出去，湛藍天空中，敞開一道白雲瀟灑鑲邊的大門，我恍然感覺那就是通往天堂的大門。

我感嘆出聲：“老胡，我真想生出翅膀，乘風飛到天堂去。”老胡輕微責怪我，哎呀，你這個人，就是愛胡思亂想，躺這林子裡不是很好麼。老胡是來自老家村子的鄉親，進城後經營一家超市，比我有錢，但我不嫉妒他，當然我也沒啥值得他嫉妒的，兩個人交往起來輕鬆自然。

老胡喜歡跟我在一起玩，這些年，我和老胡迷戀一種野外玩法，就是“森林浴”，常常邀約去黑壓壓的森林裡接受植物的沐浴，在大樹間搭一吊床睡覺，或者在林子裡轉悠，對着山谷大喊出聲聽回音蕩漾。我一直相信樹的力量，相信植物對人的萬般情緒的撫慰與治愈。

在城裡，老胡還是鄉親們飯局的热心組織者。老胡對鄉親們說，地球那麼大，我們出生在一個村子里，這是修來的緣分啊。鄉親們連聲說，是的，是的。這些年，一些來到城裡的鄉親，着急似的騰車駕霧歸去。老胡又對鄉親們說，我們應該多聚一聚，見一面，就少一面了。老胡的話有些傷感，但鄉親們覺得在理，再次回應：是的，是這樣的。

早些年，我也熱心於飯局之間的推杯換盞，摟摟抱抱，信誓旦旦，好比螞蟻遇到了蜂蜜，一嗅到氣味就奮力地爬啊爬。但人到中年，我喜歡上了離群索居的生活。

不少城裡鄉親邀約的飯局，我都隱身了，這讓老胡鬱悶，有天他對我直言：“你這樣不合群，啥意思嘛，是不是覺得你與眾不同鶴立雞群了。”老胡的語氣有些重，但我明白他的心事，鄉親們的聚會，少不了我。

我告訴老胡，血脂高，尿酸高，身體的不少指標都亮起了紅燈，我不喜歡大魚大肉的生活了。老胡當場反駁，鄉親們聚一聚，難道就是為了大魚大肉，你來了，哪怕喝一口白水也行嘛。老胡的話，讓我心生歉意。

於是，我又活躍於城裡鄉親們組織的飯局了。喝酒後，平時沉默的我，也妙語連珠，段子橫飛，常惹得他們哈哈大笑。一個鄉親有一次說，李某這個鄉親，我們以為他只會寫文章，其實還是很有趣的一個人。對鄉親這個評價，我很高興，再次揚脖喝下一杯酒。酒意闌珊中，鄉親們共同回憶老家村子里的稻田、井水、大樹、燕雀、牲畜，還有隱入塵煙的鄉親們的生前之事。

我18歲那年，夜色掩護着我鬼鬼祟祟來到一個小鎮謀得一個單位，鄉親們羨慕我有了一個“鐵飯碗”，有羨慕也有不服氣，還有人說是我家祖墳風水好。後來城市擴張，我這個工作的小鎮也納入了城市版圖，老家也因為一個重點工程建設全遷，鄉親們也紛紛進城居住了。

這鄉親之間，也有奇怪幽微的感情牽扯。往前我在鎮上與城裡時，鄉親們常常担着山裡產的瓜果蔬菜給我送來，這些騰着地氣的老家食物，貫通着與我心田最接壤的角落。

那年，老家在重點工程建設的爆破轰鸣聲中化為廢墟，我傾斜着身子扶在一棵被連根拔起的樹上，雙腿顫動，心房抽絲。我明白，隨着最後一塊瓦砾消失，老家只能在我記憶裡反刍了。

鄉親們涌入城市後，他們才吃驚地發現，我並沒有人云亦云中活得那麼風光。比如以前，我發表了不少文章，村裡人認為我在城裡有四通八達的關係，沒有李某辦不成的事。有次一個進城鄉親突發疾病需要輸血，血源緊張，鄉親的儿子找到我，懇求我動用關係找到供血，但我表示愛莫能助。慚愧之中，我為此流了一身虛汗。當這些進城的村裡鄉親把我看穿以後，我低調人生偶爾爆發的猖狂之氣，如被踢破的皮球一樣瘪了下去。

但鄉親畢竟是鄉親，在我們嗷嗷待哺的心房裡，還需要鄉親情感的填補。

城裡鄉親建起的鄉人群裡，我偶爾冒一個泡問聲好，哪家有喜事喪事了，我大都前去隨上一份礼金。去年夏天，老家村子里最長壽的馮大娘98大壽，我前去祝壽，坐在正屋客廳的馮大娘面如核桃但鼻梁挺直，她笑咪咪地摸著我的手說：“今後你也像我一樣長壽啊。”我感動不已，給大娘連鞠三躬。馮大娘的小孫子一把抱住我說，哥啊，我的好哥哥。就是大娘的這個小孫子，在一次鄉親的飯局上，我有次還跟他吵嚷了幾句，是那次宴席上，他頸項上戴着粗大的金項鍊，言語中有明顯炫耀的意思，我當場發作：“這些粗俗的東西，只有牲口身上才戴。”他趁著酒氣起身揮拳向我，被鄉親們擋住了，但飯局不歡而散。

有天，城裡鄉親們組織了一次返鄉活動。一群鄉親站在往日山岡旧址，俯瞰而今重點工程征地的後成了的空曠地帶，從前村子里的炊烟裊裊、人聲奮叫、稻浪滾滾，又升騰浮現在我們的視線中、耳鳴里。鄉親們一陣沉默，這片曾經孕育我們的土地，再次讓我們的心，變得慈悲包容起來。

在城裡，我還是親熱地喊上你們一聲：鄉親！

(作者系重慶市萬州區五橋街道幹部)

八分錢，買一張郵票還是四個麥粩

□黃應森

我不集郵，對郵票也沒什麼印象。前幾天去老宅找東西，意外地發現一個泛黃的信封，上面貼著一張八分錢的郵票，依稀可以看見長城的雄姿。仔細一瞅，是一家雜誌的退稿信。那一刻，百感交集，不少往事涌上心頭。

我從小就對文字的東西情有獨鍾，從小人書到作文書，再到線裝書到小說。從四大名著到七劍下天山，到紅與黑，到聊齋，到古龍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，到瓊瑤岑凱倫的言情小說等。當時看了小人書後，還把上面的英雄人物小心翼翼地剪下來，然後和同學用嘴輕輕朝吹，誰的武器先碰到對方的身體算誰贏，他的那張就成自己的了。

那時不像現在，沒多少玩的。有時，也和女孩子在一起跳屋。就是在地上用粉笔画几排，再从中画一下，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数学作业本。然后标上阿拉伯数字，先一到二再到最后一个，如果过了，第二次就从二开始，如此类推。越往后越难，因为距离越远。脚不能压线。这游戏，男孩子一般搞不赢女孩子，身子没她们灵活，久了就有些不想玩了。毕竟老输，似乎没什么脸面。还有就是丢三角纸板、玩杏仁核、滚铁环、丢手绢什么的。没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，就看课外书籍，在同龄人当中，算看得多的，也积累了不少优美的词汇。记得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写作文时，我觉得作文书上一篇文章写得不错，和老师布置的作文也相吻合，便摘抄了一多半，想不到老师竟当范文在班上念。那一刻，脸通红通红的，都不敢看老师的眼睛，恨不得挖个地缝钻进去。

上初中的时候，就有了投稿的想法。最难忘的是第一次投稿，写了一篇小散文，在家小心翼翼地用信封封好，走到镇上的中心邮局却犹豫了半天。八分錢在現在算不了什麼，分幣似乎退出了市場，就算是五毛錢掉在地上，都沒多少人願意去撿。但當時的八分錢，可以買四個米糕或麥子粩，一個半雞蛋，差不多六兩大米，要是買炒瓜子，不知要吃多久！要知道我父親一個月三十多元，得養活一家五口！所以，我心中一直很糾結，要是不能發表怎麼辦？不是浪費了八分錢？當時從鎮上到縣

城，十多公里路，車費三毛，却很少坐車，三毛可以吃好幾個肉包子！去縣城，母親用兩毛錢買了兩小塊西瓜，我和姐姐站在縣城的鹿子橋上，沐著悠悠的河風，一小口一小口吃了半天！我就在郵局附近走來走去，直到信封皺得不成樣，才硬著頭皮走進郵局。幸運的是，第一次投稿，居然發表了，還得了兩元錢稿費。

第一次投稿成功，激發了我寫作的興趣，雖算不上一發不可收拾，隔三差五總在投，百發之九十都是石沉大海。那時，對我來說，最高興的事，就是聽到郵差的声音，跟唱歌一樣好聽。這時，我就呆呆地趴在樓上的窗口，期望聽到叫自己的名字。

20世紀90年代初，電視劇《渴望》風靡大街小巷，當時我家還沒電視，在鄰居家看完後夜不能寐，覺得《渴望》寫得好，也演得好，深深觸動了我心底的那根弦。我覺得，我應該做點什麼。第一次寫小說，斷斷續續整了個長篇，用的是不規則的白紙。我有一個親戚在紙廠上班，是她帶給我的。我當時報了個河北文學院的創作培訓班，我就把稿子寄給我的輔導老師，他回信說，要我考慮八千元的出版費。當時的八千元可是個天文數字，只好放棄了。不過輔導老師說的一句話至今記憶猶新，他說文學之路，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。

1994年參加工作後，我又想寫長篇，几拖几拖，1998年開始動筆，兩年後出版。雖然此時的出版費漲到一萬几，但我自己已有了一份穩定的收入，已算不了什麼。而我，一不小心成了小縣城第一個出版長篇小說的人，第一個加入重慶市作協。

寫文章在於作者對生活的悟性，在物欲橫流的今天，文人似乎有些上不了台面。曾經有位領導對我說，文人都是神經有點問題的人。雖然她這話半開玩笑半当真，但讓我渾身不自在，却又不好反駁。現在寫文章已經很少用郵票，發電子郵件几秒钟就到。郵票似乎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，但它曾經真實存在於我們的青春歲月，記載著我們的喜怒哀樂。

輕輕地把那封信放回原處，連同上面的灰塵，不想再去打攪那些沉睡的夢。

(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)



母親和她的小院落(外一首)

□劉德榮

院落太小
小到只容得下一棵枇杷樹
枇杷樹下
一把老竹藤椅容下了
94歲老母親彎彎的小身子
和她一生的奔波之苦

院落太小。依旧
容下暴風雪漫漫的長嘯
和烏雲的陰影
容下月亮播撒的滿天悲憫

現在，你瘦削的肉身
不僅能容納太陽的火焰
連整個落日的沉寂
和曾經愛過恨過的那些事物的
灰燼，都能容納

我还是更喜欢我的重庆
——和重庆诗人畅饮感怀

這個夏天，重慶的熱和重慶人的熱情，一浪高過一浪。連風也讓你感到火辣辣的熱烈。每一棟高樓大廈里，都深藏熾烈的愛情。每一條路每一座橋奔跑的車輛。長江，嘉陵江每一滴流水。大小群山身披的每一片綠。都是一首首滾燙的詩。就連時間里的一絲沉默，片刻寧靜。也被熱烈的夕光擦拭得透紅透亮。

歡愉和感動，一浪接一浪
所有語言不晦澀，全誕生在明亮里
無一點隱喻和羞滴滴。你不被浸染
都不行，不感懷都不行
酒，不喝個酣暢淋漓
你自己都覺得羞對這份厚重的熱忱

重慶的天空乾淨而碧藍
所有星辰都亮得發燙
滿街透明，光鮮。看不到
一雙陰暗的眼睛和哭兮兮的臉
全是熱辣的，帶著激情。人們
身體里的鐵軌，鋪了一程又一程
我半生殘存的那些霉迹斑斑的
日子，早被這熱浪掩埋

(作者系中國詩歌學會會員)

